

静待花开

暖聚焦

◎苏台新

小区里有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所以每天当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的时候,奶奶外婆们也在一旁聊天。从此我回家就常常能听到一个孩子的故事,那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最开始讨论的是吃。有一天下班,母亲忧虑地跟我说:“别人家的孩子喝一顿奶已经180毫升了,可我们家怎么还不到100呢?”她看了一眼手里的奶瓶,100毫升的奶又剩了一些。这种忧虑往往在每月一次的例行体检中达到峰值。第一次当医生说小宝太瘦的时候,母亲还很淡定地说瘦点不怕,长个子就行,可第二次第三次医生还说瘦的时候,母亲坐不住了。她仔细观察了其他孩子,最后惊慌地发现,“别人家的孩子”都比小宝长得更高更胖。她试了很多办法想多喂一些奶和辅食,可小宝一旦吃到了量就怎么也不肯开口,最后总是无功而返。我安慰她说:“不肯吃肯定是吃饱了,小宝肯定是随我,胃口小,没事。”母亲就在反复纠结中看着小宝慢慢长大,学爬学走路,顺顺当当地,也就渐渐把纠结抛到了脑后。

大一些,“别人家的孩子”开始说话的时候,母亲又焦急了。她一边逗着小宝叫“爸爸妈妈”,一边嘀咕:“谁谁家的已经会说三个字了,某某家的都会跟着念诗了,怎么小宝两个字都不说呢?”两个字,小宝不是不会说,而是不肯说。常常第一遍学的时候开口了,下一次再说同样的词却不知道何年何月,更别提完整的一句话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说的话小宝大多听得明白也能配合,我就对母亲说——也是给自己打气:“小宝那么聪明,迟早会说的,再等等。”在焦急的等待中,突然有一天,小宝开口说话了,直接从两个字蹦到了三个字,又飞速晋级到完整的一句话,从此以后,嘴巴就很少有再关上的时候了,总是没完没了地问没完没了地说,这下子,母亲觉得既甜蜜又苦恼了。

小宝从小一直用尿不湿,省心方便,也没有刻意把尿训练。因此当“别人家的孩子”已经自己会坐小马桶的时候,小宝连喊人帮着尿都不太会。母亲忍不住,偷偷把了几次,遭到了小宝的严正抗议,扭着身子哭闹,母亲只能放弃。直到有一天,小宝对小马桶突然从无视到了无比热爱,一有感觉就喊要去。那以后,白天就不用尿不湿了,只剩下晚上还用一片。又过一阵,晚上那片小宝也不肯用了,一直喊“难受”。我担心一晚上憋不住,就跟小宝商量晚上喊起来尿一次。谁知道让人惊喜的事还在后面,没几个月,半夜喊的时候,小宝忽然怎么也不肯起来,我没辙,索性不管,竟然真的从此一觉就能睡到天亮,顺利得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高兴地对母亲说:“看,顺其自然也能行。”

顺其自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记得有人说过,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一朵花的开放并不是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可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等待花开呢?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恨过“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比自己家的更优秀、更勤奋、更乖巧,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让人羡慕嫉妒恨,所以每个人都都很焦虑,恨不得人人都是甘罗,十二岁就成为宰相,却忘记了还有大器晚成的姜子牙。

现在最流行的口号就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让我想起那个揠苗助长的农夫,恨不得小小的禾苗一下子就能结出果实,却违背了自然规律,反而成了一件错事。而且在奔跑的过程中,其实也总是有快有慢,甚至快慢的节奏也会随时发生变化,如果以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孩子,要求他们步调一致,显然是不合理的。惭愧的是,尽管已经竭力放松心情,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以“别人家的孩子”来要求小宝。但小宝正在以实际行动

告诉我,要相信,也要尊重孩子,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有自己的天性,有自己的速度,最终,也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我们要做的,是改变自己的心态,然后静静地,等待花开的最美时刻。



漫画

沈欣



意之境

春夜听琴

◎米妮

每晚这个时候,附近人家的钢琴声准时响起。听得出来,这是位初学者,因为那琴声时断时续,不是非常连贯。但是在我眼里,这却是足够好了。我自己是个音盲,五线谱在我眼里,如同春天的小蝌蚪一般,都非常活泼生动,奈何我读不懂。我只能想象着一位未来的钢琴大师端坐在那里,静静地弹奏着一首美妙的乐曲,而我只是一位听众而已。

春雨开始洒下,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空气开始变得湿润了,似乎还有一股幽幽的清香。这时候的春雨,抛去了秋日或者冬日里的矜持,开始肆意起来,率性而来,没有半点犹豫。

小草和树木正张开了臂膀迎接她,如同等待多年的故友。

琴声继续,渐渐变得连贯并欢快起来。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仿佛要与春雨一起翩翩起舞。

暖风和畅,夜晚的宁静中孕育着勃勃生机。远处有不知名的树木,在夜里依然倔强地屈伸着,从大地的深处向上生长,这是生命的力,即便在夜里,你依然能感觉到她的脉搏跳动。

行走甌石岭

清平乐

◎蒋静波

甌石岭位于溪口镇西北姚家村,是四明山脉中一座小山岭。姚家村和甌石岭秉承了大山沉默的个性,千百年来,尽管一直在那里,却鲜为人知。不久前,我与文友们相约行走甌石岭,赶赴了一场生命中的约会。

过亭下水库,车子向北行进在沿山的新浒溪公路上。一路上,绿色如翠,鲜花缤纷。快到董村了,绿意愈加浓郁,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自古以来,从雪窦山心西行至东岙,过徐凫岩到余姚市唐田这一线约10公里长的岗岭,常年云雾弥漫,唐代起就有“二十里云”之美称。“皮陆”唱和四明山诗中的“过云”,描述的就是这条岗岭的风光,“云北”、“云南”便是指这条岗岭以北、以南一带。此刻,我们正行进在“浙东唐诗之路”的“云南”之地。

过董村大桥向北1公里,便到了姚家。玉带似的筠溪在村西静静流过。掩映在万绿丛中的姚家,是一个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山村。此刻正是春笋上市季节,许多人家忙着烤笋、煮笋,静悄悄的村里弥漫着笋的清香。一棵200年树龄的老樟树像一顶绿色的巨伞,默默地为脚下的村民遮风挡雨。穿过几幢旧式砖木民房,到了村后的甌石岭脚下,我们开始爬山。

据向导介绍,因“甌”字较为冷僻,拗口,久而久之,人们称之为“岩石岭”。不过,上年纪的人仍沿用着它的旧名。山上只有我们一行。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覆着一层厚厚的枯树叶,走在上面,像是踩在弹簧上,脚下发出一阵阵“唰唰”声。山上密密长着高挺的山松、枫香、山樟、板栗……四处荆棘密布,杂草丛生,巨藤如蟒。尽管我行走小心,但衣服还是常被荆棘钩住。

山道很窄,一般仅容单人通行,坦处是黄泥路,稍有坡度便以条石铺成石阶。石阶上布满了青苔,石缝中野草、荆棘盎然。经过岁月的洗礼,石阶显出特有的平滑和沧桑。当地人口口相传着关于山道的来历。七八十年前,鄞县杖锡的一个闺女嫁到徐凫岩,为方便女儿出行,父亲倾巨资修建了甌石岭上从姚家到徐凫岩这段山路。走在古道上,我心生感慨,岁月无情,如今虽物是人非,但如山的父爱,将永远温暖着一代代行走古道中的后人。

从前,此山是从杖锡、徐凫岩一带到姚家、董村、栖霞坑方向的交通要道,即“云

南”、“云北”的通道。往日里,当地人行走只能凭双脚爬山翻岭。自从30余年前,马路修到了村口,山民们出行乘上了汽车,开上了摩托车,甌石岭自然冷清了。近几年,除了山道边的树上偶尔有背包客们系上的几根彩色布条在随风飘动外,山上已难觅人烟。

古道边随处可见一丛丛、一簇簇的紫藤花、杜鹃花、泡桐花和许多不知名的山花,如霞似锦,争奇斗艳,引得蜂蝶狂舞。突然,一大片如火如荼的杜鹃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惊喜之余,许多人童心萌发,采吃起杜鹃花来,酸酸的,甜甜的,呵,还是童年时的味道。不远,一丛从高大的紫杜鹃,在阳光下灿烂地绽放着,含笑地注视着我们的惊讶。

继续前行,忽见一棵山松雄岸挺拔,直插云霄,一株手臂粗的紫藤树分三枝攀援其上,与松齐高。闹盈盈的紫藤花挂满了整棵松树。旁有一树开着如雪的花,一紫一白,互相映衬,将寂静的山岭装扮得分外美丽。

也许,最好的风景往往在被人遗忘的地方。不久,向导往前一指:“看,那组甌石。”在悬崖峭壁边,一块十来米高的擎天巨石拔地而起,气势不凡;另一块低矮的石头紧贴着它,它们互相依靠,构成了这道独特的景致。原来,山岭因此组甌石而得名。

听说到了这组甌石,离山顶就不远了,我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左望,透过满山红叶,对面山的悬崖上一挂瀑布飞泻而下;不远处,高塔般的白亭下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古道,如天梯般蜿蜒而下,直通谷底。远望徐凫岩瀑布,不觉心旷神怡。

已到了下坡处,眼前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呵,我们邂逅了樱花林!眼前繁花满树,花团锦簇,这是我见过的最繁盛、最艳美的樱花。赏花之余,我们或赞叹,或拍照,或沉思……一位文友情不自禁地卧在树下,山风吹来,片片樱花似雪般飞了起来,落在地上,落在我们的身上,也落在我们的心上。此刻,席慕容《一棵开花的树》中的诗句一阵阵撩拨起我的心弦: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我终究猜不透,此时此地,与樱花相遇,前世,是我求了五百年,还是树求了五百年?

历时一小时,我们走完全程。离去之际,回眸甌石岭,四月的阳光给它镶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使这座沉静的山岭愈加美丽。

